

胡思永的
遺詩

813
Bp 64

~~813~~
813

~~813~~

明天社叢書之一

胡思永的
遺詩

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出版

胡思永的遺詩（全）

每冊定價洋三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胡 思 永

發行者 亞 東 圖 書 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印刷者 亞 東 圖 書 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此書有作翻必究
此書有作翻必究



永 思 胡

胡思永的遺詩序

胡適

這是我的姪兒思永的遺詩一冊。思永是我的三哥振之（洪駉）的兒子，生於清光緒癸卯（一九〇三）。三哥患肺癆已久，生了兩箇兒子都養不大，最後始生思永。生他的第二年（一九〇四）三哥就同我出門到上海；我去求學，他去就醫。他到上海剛六箇星期，醫治無效，就死了。那時思永剛滿一歲。

思永稟受肺癆的遺傳很深；做小孩時，他的手足骨節處常生結核，雖幸而不死，然而一隻手拘攣不能伸直，手指也多拘攣的，一隻脚微跛，竟成了殘廢的人。民國

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他到北京之後，身體頗漸漸健旺。八年秋間他考進南開中學；九年春初，他願意仍回到我家裏自修，我當時正主張自修勝於學校教育，故也贊成他回家自修。十一年一月他回績溪去看他的母親，春天由新安江出來，在杭州上海之間玩了四五箇月。北回後，再進南開中學，不久就病了。十二月中回北京，延至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就死了。中醫說他是虛勞已成，協和醫院的西醫說他是『阿迭生病』，是一種腺中結核，是不治之症。他死時只有二十一歲。

他的遺稿只有這一冊遺詩，和無數信稿。他長於寫信，寫的信都很用氣力。將來這些信稿收集之後，也許

有付印的機會。

這些詩，依他自己的分配，分作三組。第一組——閒望——是八年到十年底的詩。原稿本不多，我又替他刪去了幾首，所以剩下的很少了。第二組——南歸——是十一年一月到七月的詩。這一組裏，刪去的很少。第三組——沙漠中的呼喊——是十一年八月到十二月的詩，沒有刪節。

思永從小的時候就喜歡弄文學，對於科學的興趣很冷淡。白話文學的起來，解放了他的天才，所以他的進步很快。他和江澤涵周白棣們做的詩，常常不簽名字，彼此交換抄了，拿來給我看，我往往認得出那是他的詩。

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天性所近，也就自任作將來的詩人。所以他詩還沒有做幾首，詩序却已有了一長篇。這篇長序，他自己後來很否認，用硃筆塗抹到底，自己加上『不成東西！』『笑話，笑話！』的批語。但我仍把這篇序保存了，作為一件附錄，因為這篇序至少可以表示他當十八歲時對於詩的見解。後來他自己以為他超過這種見解了；殊不知這種見解正是他得力的地方，他始終不會完全脫離這種見解。

他在那篇序裏曾說：

我做的詩却不像白棣的詩一樣，十首就有八首含有努力的意思，前進的意思；也不像澤涵

一樣，十首就有八首含有安慰自己的意思。我的詩只要表出我的感觸，我的意思，我的所見。

這是他自己的評語，我們至今還覺得這句話不錯。

他又指出他的詩的許多壞處，並且說：

一箇做詩的人，無論是做寓意的詩，寫實的詩，都應該用自然的景色做箇根底，都應該多的接近自然的景色。

他不信閉門造句的死法子，並且引我告訴他的一箇實例。這箇實例，他說的不明白，我替他重說一遍罷。我對他說，做詩要用實際經驗做底子，寫天然景物要從實

地觀察下手；不可閉眼睛說，亂用陳套語。民國前一年我在美國做了一首『孟夏』的詩，內中有一句『榆錢亦怒茁』。當時一位同學朋友鄒先生就指出榆錢是榆子，不是榆葉。從此以後，我不敢亂用一句不會自己懂得的文學套語。思永對於這一層意思似乎很承認。我們讀他的詩，知道他是朝着這箇方向努力的。

他又說他的詩還有許多缺點：

一，學問不足；二，所受的激刺不深；三，心太冷。……我很希望我能够吃一劑猛烈的興奮藥，給我一箇強大的激刺，提起我努力學問的觀念，燒熱我快要冰冷的心！

這很像一箇疲乏的人立定主意去吸鴉片煙，打嗎啡針，有意去嘗試那『強大的刺激』的滋味。後來他在南方，戀愛着一箇女子，而那箇女子不能愛他。戀愛和失戀——兩種很猛烈的興奮藥——果然刺激起了他的詩才，給了他許多詩料。南歸的一大半和沙漠中的呼喊的一大半都是這種刺激的產兒。

他的抒情詩之中，有幾首是必定可傳的。如月色迷朦的夜裏：

在月色迷朦的夜裏，

我悄悄的走到郊外去，

找一箇僻靜無人的地方，

把我的愛情埋了。

我在那上面做了一箇記號，
不使任何人知道他。

我又悄悄的跑回家，
從此我的生命便不同了。

我很想把他忘了，
只是再也忘記不去！
每當月色迷朦的夜裏，
我總在那裏躑躅着！

(十，五，二八)

又如寄君以花瓣：

寄上一片花瓣，

我把我的心兒付在上面寄給你了。

你見了花瓣便如見我心，

你有自由可以裂碎他，

你有自由可以棄掉他，

你也有自由可以珍藏他：

你願意怎樣就怎樣罷。

寄上一片花瓣，

我把我的心兒付在上面寄給你了。（十一，八，十五）

他的詩，第一是明白清楚，第二是注重意境，第三是能剪裁，第四是有組織，有格式。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，這是胡適之的嫡派。

但思永中間也受過別人的大影響。如南歸中的不中肯的慰問，他自己對我說是受了太谷爾的詩的譯本的影響。又當周作人先生譯的日本小詩初次發表的時候，思永日夜諷誦那些極精采，極雋永的小詩，所以他在這一方面受的影響也很不少。南歸中有短歌四十九首，其中頗有些很好的，例如

請你寬恕我，照前一樣的待我，——這兩日的
光陰真算我有本事過去。

49

但願不要忘了互相的情意，便不見也勝於常見了。

思永自己盼望的『強大的激刺』果然實現了。但他的
多病而殘廢的身體禁不住這『一劑猛烈的興奮藥』，後
來病發，就不起了。他的夢想中的呼號是：

這是最後的剎那了！

這是最後的接吻了！

真實長久的快樂我們已無望，

永久的悲哀也願意呵！

(十一，九，廿二)

思永後最的幾箇月的詩，多是病態的詩，怨毒的悲觀充滿了紙上。我在十一年十月中收到他的禱告一詩（登在努力第廿八期）之後，即寫信給他，說少年人作如此悲觀，直是自殺。但他的心理病態也是遺傳的一部分，到此時期隨着不幸的遭遇與疾病而迸發，是無法可以挽救的。他的二次的禱告中說：

主呀！我不求美麗的花園，

不求嵯峨的宮殿，

不求進那快樂的天國，

我只求一塊清淨無人的土地！

那裏，在綿亙千里的樹林中，
在峯岩重疊的高山上，
在四望無際的沙漠裏，
甚至在那六尺的孤墳內。

只要看不見那人們的觸目，
隨便那裏都可以的，
隨便那裏我都願意。

主呀！請允了我這個小小的要求罷！（十一，十一，九）
這是一箇少年詩人病裏的悲憤。我盼望讀他的詩的人賞